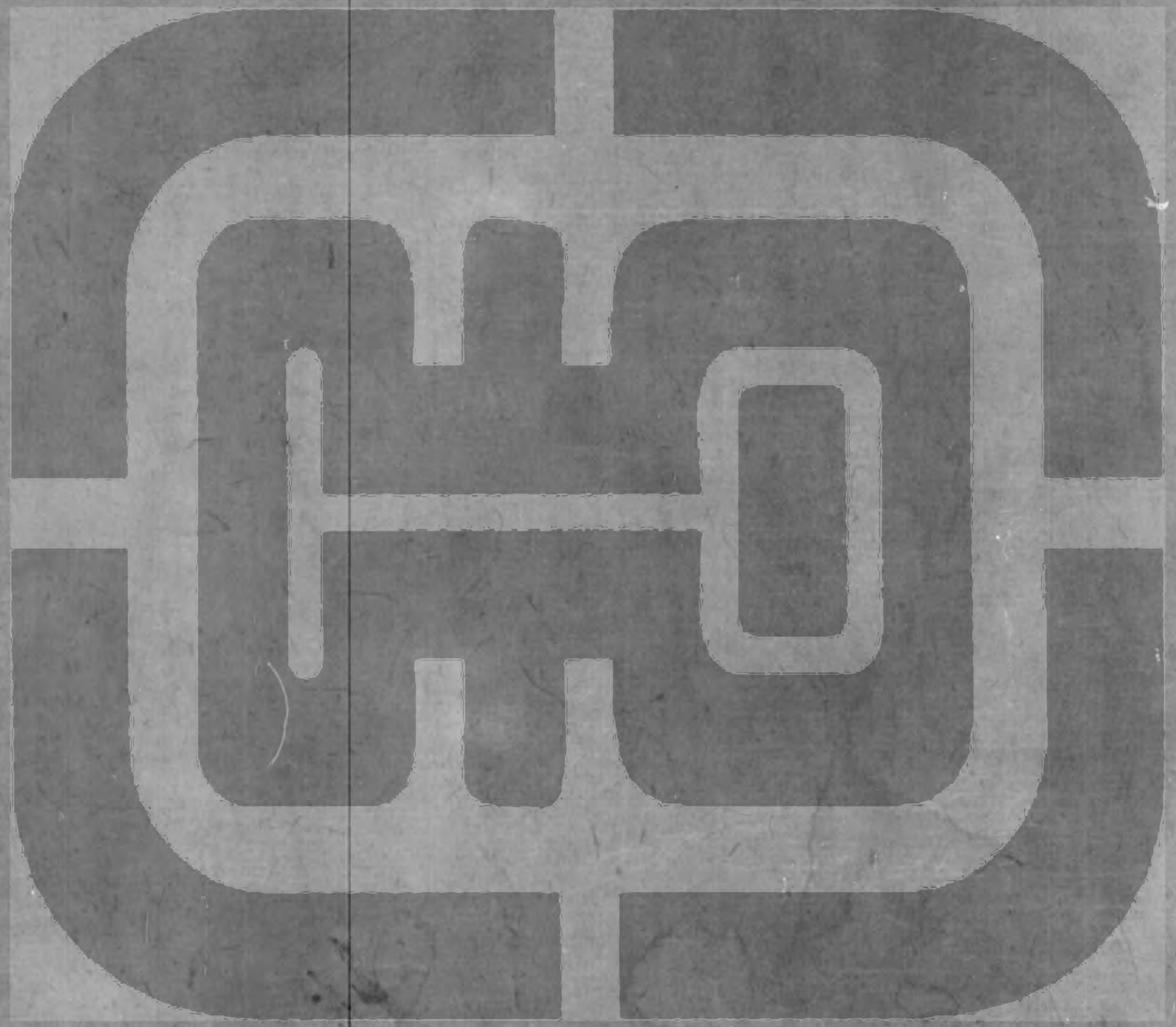


春秋繁露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
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
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
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
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于後
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
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
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

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者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曆七年二月日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

春秋繁露目録

卷一　漢董　仲舒撰

楚莊王第一

卷二　玉杯第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卷四

精華第五

王道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卷七
保位權第二十　通國身第二十二
考功名第二十一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服制第二十六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卷八
制度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忍仁且知第三十

盟會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合作江都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爲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祀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春秋繁露目録終

春秋繁露卷第一

漢 董仲舒撰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疑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恐是不待貶矣此楚靈

得 貶

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猶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癸亥葬晉昭公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作恐不一作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

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彊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矜愧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對犯大禮

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娶同姓詎至於是雖娶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

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弗忍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踈踈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惡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慱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温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内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内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無則世逾

永樂大典本無於尊亦然四字

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
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
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
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
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
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
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
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

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
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
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
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
邪言甚可患也荅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
貍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
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
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
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

制脩故業而無所改是與前王而王者無以
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
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
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
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
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
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
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制者
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

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
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
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
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
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
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和王者不虛作
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
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
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

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玉杯第二

伐

同樂之

樂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身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一作方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

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

州 故曰 申 王道備活板作正道備 伍

以人心（道）狹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内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含無惡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

人心狹活板作人道狹

不辟

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内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雍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

倒序以不

入

入

君子知在位者活板提行大典同

以

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徧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慱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齎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

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脩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絶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

而書蘧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蘧直以赴問而辨當誅弒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

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之矣亦有名爲讓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

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呼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馴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起非羣

呼

下是字活板無馴

活板無之字

知衆

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耆卿在而弗能討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

曰

重者

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
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
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臣君之
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
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
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
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嬰
可以立趙盾無臣責許止嬰無子罪春秋
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
以矯枉世而直之矯出不過其正弗能直知
此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第二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郯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義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

變

敗鄭文輕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
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
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
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
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
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
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
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
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譏何攸意而觀指
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賊
賊之其所詒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
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
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
繫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讎焉何春秋爲
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

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

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常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

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
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之大奚由哉曰爲其
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
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
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
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
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
與敵平是在大夫也溴右闃反梁之盟在大夫
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

大之

故疑政字之譌

信

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
惡[illegible]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
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
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
君近而不復莊王可速而不告皆以其解二
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
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
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

君

于

諫

活板無下有字

止

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仁文質而成體者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人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夫有

於仁

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

讓　義則　故活板作殺

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覇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奉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

乘

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驕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不可省耶

得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

可不

丑父之難爲難於祭仲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景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蓋可耻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

蓋故獲者絶之以至辱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涸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蓋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爲虜雖魯子

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伐鄭

書

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柰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

兵活板作師

之

率活板作卒

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不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與事不審其時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第三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典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一作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而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麤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

書塟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盖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

活板無公字　為被

言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非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

德　之利　甫　今

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爲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無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

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

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經曰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邁弑之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耶不可不兩省也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

宋督 馮弑

鉤

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耶齊避所羞也不書非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宗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止作書其篡則宣緣之高臧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緣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

以有乎 活板無是故二字

活字本無其字

及之兄子活板作及兄之子

活字本無此字

遺

矣

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
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
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禮制權之端焉不可不
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
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
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
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
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之以爲同居目曰

大典本作人　謂　者　以之

莒人滅鄫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
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
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
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
秋之道慱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
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
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
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
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

在

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
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
所爲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苟息曼姑非
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
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
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
不書子君之得立宜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
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爲
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

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
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酬盜地以下敵
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
紀季以見季之棄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
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
其書人特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
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詭苫子號謂之人避
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
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

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酅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代作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竊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褒

可不

代之謂

大小活字本作小大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夫一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

貴下活板有者字大典本同而

慈矣

曰

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
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
謂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舉用兵也徐行
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
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
人之婦于鄄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
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
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
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

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
義然也

齊桓扶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衛五年不
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二年而近
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
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
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
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
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

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

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話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錄其同

鄭

春秋之聽獄也活字本提行永樂大典本同

執

而

話活板作話

人

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閻姓也驪姬一
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
之者簒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
其所簒故去其正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
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
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
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
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
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
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敎重是以
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
也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
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
微難知之也弗能察寂一蒙作若無能察之無物
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
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
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
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

永樂大典本古人有言曰躍行

卒之後魯不支隣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輙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㝵折足覆公餗夫㝵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

也

也活板作矣

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悄悄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柰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

何

尚

隣國豈值弑哉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第四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金見五帝三皇(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疾之

讒　氣

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
耻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
獸不搏抵不觸虫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
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于郊囹
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
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
于泰山禪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
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有所先
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

虫

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移宮室廣苑囿
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
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
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之飾窮一作殺
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聽鄭衛之音充
傾宮一作害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
賞佞賜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
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

侈 采 盡 灵

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一作腑一作脛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群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于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以強相脇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

拇

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霣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霣霜不殺草李毒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孛于一作升大辰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

小大本

天王使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

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於茅戎天王出居於鄭弑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偪僭擬天子諸侯強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茅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復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使

活字本不提行 大典本同

活板作貿戎 天王下活板有不養二字 大典本同

殺

貿

行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諸夏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荊得人介蔿蘆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

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誅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爲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公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絶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救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閽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弑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

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
臣子之誅也誅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爲弑父
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公晉文
擅封致天子誅絶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爲
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
者[illegible]天子皆止不誅善其救諸侯
[illegible]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
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

許 公

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
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
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
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
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
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閽殺吳子
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
弑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衛人殺州吁
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

立晉矣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
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
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囧圄之平也言圄成甲
午治(祠)兵以別迫脇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
刻桶冊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廐譏
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
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
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絶惡始(淚)也大夫
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
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
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
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毋不在不下堂曰
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
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
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冓不穿皮不蠹
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
土告從不赦不祥強不凌弱齊頃公丐死視

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
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
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
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
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於
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失社
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
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群臣枝解宰人而棄漏
陽處父之諫使陽處父死及討趙盾之諫欲

投活字本技

大典本作陽處父之謀　討作患

殺之卒爲趙盾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
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
世乃定幾爲秦所此下疑少一字從一作徒非驪姬起也
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
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
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
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
一朝而殺大臣叁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
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

穿

王

三

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
出入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
公矜婦人心而妬與大夫萬奰魯莊公曰天
下諸侯宜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
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
公絶脰此以與臣慱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
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
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
稱他國甲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

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務婦人獨
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過
也梁內後一作取作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
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
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毋順於長
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
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一作從作仇讐其民魚
爛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
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

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塟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後三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懣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士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絶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諫其君也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

鄭石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
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
反者晉假道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唇
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
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
也觀乎薄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
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
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佚
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

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
輔自亡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
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六羽知上下之差觀
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
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
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
無罪知行暴之報觀乎陳佗宋閔知嬖淫之
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
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

活板魯莊下有公字

洩之失觀乎衛侯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
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
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一作規君
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
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
精請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
同則不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
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
有貴賤無差能全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其

活板作精

五卷首頁後二行王粹王
五頁前五行譲疑援
六卷二頁後一行以元之深 抄本以與之深 案無他本作元 二行以王之政 抄本 案原本無以王之政四字
四頁前二行國家賢也 抄本 案賢他本作資
前末行光輝百下 抄本 案此下自世聖王之德起至故其所善止共三百五十八字原本錯簡在罕 五頁後三行 六頁後七行
十八篇今据他本校正
八頁前七行王裏襲石室 抄本作裏 案裏他本誤作裏
十一頁後四行所惡過 抄本 案過他本作多
七卷二頁前八行 硃增以字 抄本作矣 粹訛
六頁前末行 硃改遠追 抄本同原本
十頁前三行外楕注下 抄本有案云、鄭康成似祖注隋方曰篋賈疏云狹而
長也又算家有楕閱三術且非正方正圓通謂之楕
前四行員櫨之字當作楕
十三頁後三行 硃批 校大典云四字衍 抄本無時字有四字 案云原本作四時
為制他本作時四為制據文義時字是衍文今刪之 當云時字衍
十四頁前八行 硃改以字 抄本同原本
十六頁後二行王賢 抄本 案王他本作大
末頁前五行襲粹壟 前末行硃改饗字 抄本同原本
後二行貉字同

八卷首頁前末行硃改遺字 抄本作匱 案云原本匱作遺

如百行前如行天子 抄本案云 天他本作王

五頁前二行準字 抄本同原本 硃增一字 抄本無

前八末行如如萬口下 抄本案云此條計算恐多舛

後一行硃改官字 抄本同原本 圈字掾字同 治抄本治當從之

六頁後一行硃改傅字 抄本同原本

十頁後三行甘麦 抄本案云 麦他本作澤 後七行硃改甘字作不麦冥

三字 抄本案云 不麦冥足謂仁他本作方足謂仁 方整其云說

十四頁後五行硃增人字改 知利二字 抄本俱同原本

九卷二頁後五行殘賊 抄本案云他本賊誤作賤 蒙書賊

三頁前二行大夫罼下 抄本有夫行 原誤音澤如字

二頁後如行硃改偏字 蒙書偏同原本 抄本偏 按說

六頁前三行硃改稻字 抄本案云稻本口羊 他本從左傳

七頁前如行末字尊 蒙書同 抄本作增案云他本賢作尊

首後三行硃改什字 抄本作舛 蒙書同

卷十首頁前七行 硃乙云大抄本同原本

二頁前三行 凡者、者抄本同 叢書硃筆改作序

三頁前二行 義 叢書抄本並誤意

四頁前七行 黑山 抄本作原註 桩將 雜搦從木 叢書硃批有說

五頁前四行 謂云天性 叢書同 抄本案云他本誤作天云性

七頁前三 四行 硃、、性情 抄本叢書同原本并下情性抄本亦作性情

九頁前二行 已叢書以 八頁前六行意叢書同抄本案云他本

十卷 五頁後一行夫 叢書同 抄本案云他本夫誤人 意作義

十頁前八行 為暑氣 叢書同 抄本案云他本為作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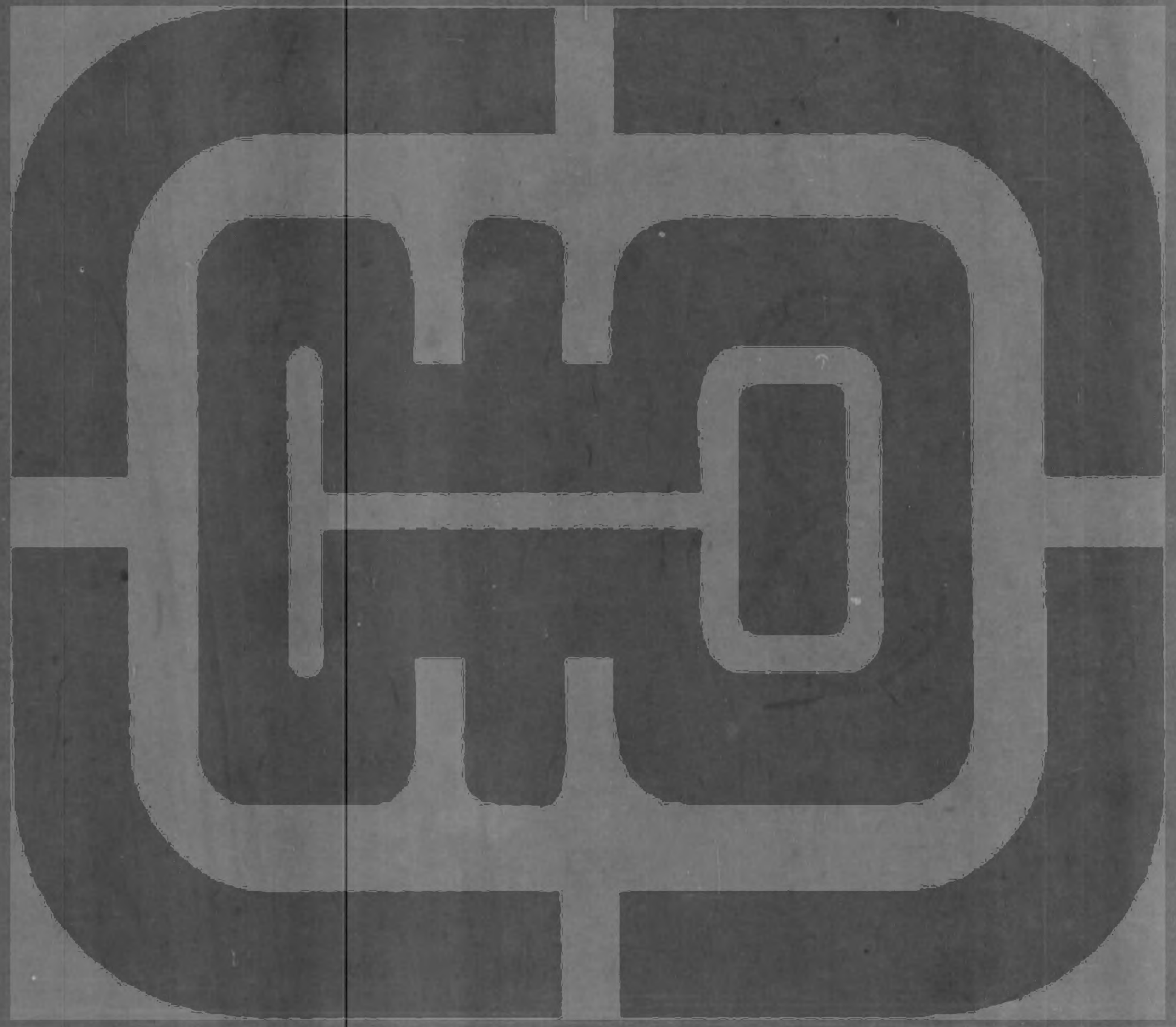
卷十二 首頁後末行与漂甘 叢書同 抄本案云他本甘誤作具

卷十四 五百前末行 睞硃改睞 抄本睞 原註一作睞 叢書有注三字

卷十五 三頁前二行 行者 叢書同 抄本案云他本者作也

六頁前三行 及 叢書同 抄本案云他本及作乃

卷十六 末頁前二行 云損硃乙 叢書損云硃亦乙 抄本損云 叢書乙出誤

卷十七 三頁後四行 賢下 韓字 叢書同 抄本案云他本体誤礼

題跋 八頁後六行 硃 以旁 抄本 劳